

## 羊皮紙的底層： 《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的隱跡書寫

林 待 吟\*

### 摘 要

《戴眼鏡的女孩》是默迪阿諾唯一收錄於青少年叢書的作品。內容由主敘者的「傳記微素」構成：兒時在巴黎的生活、缺席的母親、從事不明交易的父親……這些主題與小說家其它作品呈現互文關係。然而，如果把作者之前的作品視為「典範藍本」，《戴眼鏡的女孩》作為吉奈特定義下的「後承文本」呈現了明顯的轉變，比如：主述者為女性、與父母關係良好……，這些轉變似乎打破作者以往與讀者建立的「虛構性自傳契約」，引起「多本讀者」的注目。

2012 年《雷能手冊》出版的《默迪阿諾》專刊揭示書中諸多轉變多半來自桑貝的想法。《戴眼鏡的女孩》對默迪阿諾而言像是一場風格演練。此書是否為一個特例？它與默氏其它作品有無關連、延續性？在默氏的作品中占了什麼位置？本文將探討《戴眼鏡的女孩》與默氏其它作品的關係，探討該書羊皮紙底層隱跡書寫的脈絡。

**關鍵詞：**默迪阿諾、桑貝、《戴眼鏡的女孩》、隱跡文本、  
虛構性自傳

---

\* 文藻外語大學法國語文系助理教授

投稿日期：2020.01.14；最後修訂日期：2020.07.27；接受刊登日期：2020.07.31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六十九期

## 前言

在臺灣所有默迪阿諾的中譯本中，《戴眼鏡的女孩》可能是最受讀者喜愛的。不可否認地，桑貝的插圖為該書起了不少加分作用。不過大多數的讀者，應屬於庫克（Cooke）所說的「單本讀者」（single-text reader），就是只讀過默迪阿諾一本（或極少數）作品，這樣的讀者領略到默氏的書寫會與「多本讀者」（multiple-text reader）認識作者書寫的角度會非常不同。「單本讀者」會在兩本小說中，看到非常不同的小說世界，而「多本讀者」則能馬上地認出某個主題，其實是之前某本小說中的變奏。<sup>1</sup>以《戴眼鏡的女孩》為例，「單本讀者」著重在書中父女間的親情及女孩戴與不戴眼鏡所感受的兩個世界。而「多本讀者」已知默氏的小說深具自傳性色彩，<sup>2</sup>文中不乏作者從自己的生活經驗汲取片斷加以潤飾、改造從而建構出獨具風格的小說空間。所以，《戴眼鏡的女孩》吸引到「單本讀者」目光的部份，卻讓「多本讀者」產生疑問，因為這恰巧是以往在默迪阿諾的作品中不曾著墨的主題，作者似乎打破了以往與讀者建立的「虛構性自傳契約」。<sup>3</sup>

---

<sup>1</sup> Dervila Cooke, *Present Pasts: Patrick Modiano's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s*.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5), 27 “For simplicity’s sake, multiple-text readers can generally be taken to have read all of Modiano’s output since it would be a never-ending exercise to allow for those who have read varying combinations. [...]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ingle-text readers and multiple-text readers in order to allow an appreciation of what seem to be deliberate echoes and sometimes ‘build-up’ tactics on Modiano’s part.”

<sup>2</sup> Philippe Lejeune 確立「自傳契約」：在於作者、主敘者與人物同名，別於自傳體小說（roman autobiographique），或許後兩者有著相同的姓名，但不會出現三者同名的情況。默迪阿諾的小說屬於 Lejeune 定義下的自傳體小說（roman autobiographique）。Philippe Lejeune,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75), 25.

<sup>3</sup> Thierry Laurent 延伸 Lejeune 「契約」的用法，創造出「虛構性自傳契約」（pacte d'autofiction）一詞。「虛構性自傳」（autofiction）為 Serge Doubrovsky 所創，Thierry Laurent 將其定義為：一個粉墨登場的作者，重新創造一個命運，但不以書寫本身生活為目標。Thierry Laurent,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une autofiction* (Lyon: PUL, 1997), 10-25.

《戴眼鏡的女孩》(*Catherine Certitude*)一文於 1988 年 9 月刊登在《我啃書》(*Je bouquine*)月刊；<sup>4</sup>伽利瑪出版社在 1990 年時將其收錄成書，歸入青少年系列叢書中。書的封面是桑貝(Jean-Jacques Sempé)的畫作，封面上默迪阿諾(Patrick Modinano)跟桑貝的名字並列，封面底頁則標明著繪者：桑貝。<sup>5</sup>讀者自然而然地覺得該書的文字是出自默迪阿諾，而桑貝(只)負責插畫部份。此外，縱觀全文，不難發現該書呼應默迪阿諾其它作品中所關懷的主題，如：缺席的母親、從事不明交易的父親、不願正面面對世界的主角、巴黎一隅……。然而，在此同時，在該書中，熟悉默氏小說的讀者似乎嗅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書寫嚐試。比如：主敘者是一名女性。她回憶童年時期發生的事，所以讀者看到的主角是一名小女孩。此外，她與父親間的互動良好……。

從 1968 年出版《星型廣場》(*La Place de l'étoile*)以來，默迪阿諾還不曾以女性為作品中的主敘者，即使在《一段青春》(*Une jeunesse*)一書中，男女主角對各自的過往有比重相當的篇幅敘述，然而該書是以第三人稱寫成，也不同于《戴眼鏡的女孩》一書的女主述者以第一人稱發言。在默迪阿諾的作品中，以第一人稱女性發聲的書，要等到 2001 出版的《小寶珠》(*La Petite Bijou*)，遲了《戴眼鏡的女孩》13 個年頭。另外，主角與父親的良好互動這樣的場景，在《戴眼鏡的女孩》之前，也未曾出現過在默迪阿諾的作品。在過往的作品中，即使有描繪父子親近的場景，到後來，也會轉變成戲謔、嘲諷、背離。

《戴眼鏡的女孩》是默迪阿諾唯一一本收錄於伽利瑪出版社青少年系列叢書的作品。正是如此，「多本讀者」可以解釋這本書別於以往的地方，比如：主角與父親之間親密的互動關係、主角的父母親能在同一屋簷下和平地共同生活著……。這樣的描寫彷彿童話的現代版，符合童書讀者的期

---

<sup>4</sup> *Je bouquine*, no.55 (septembre 1988).

<sup>5</sup> 《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文版於 1995 年由時報出版。書的封面標示著：「派屈克·蒙迪安諾/著。邱瑞鑿/譯。桑貝/繪圖。」

待。正可能是因為它被列為青少年讀物，而非一般小說，鮮少研究默迪阿諾的專家學者提及《戴眼鏡的女孩》一書。<sup>6</sup>

## 文獻探討

目前並無論文單就《戴眼鏡的女孩》一書進行探討，學者們會把它和默迪阿諾的另外兩本兒童繪本進行討論。<sup>7</sup>曾論及此書的有 Christian Donadille 分別在 2007 及 2012 發表的兩篇論文，<sup>8</sup>及 Anne Roche 於 2015 發表的一篇論文。<sup>9</sup>

Donadille 於 2007 發表的論文〈巴特禮克·默迪阿諾與兒童文學：鏡子的另一邊〉旨在突顯一個觀念：對於一個作者而言，沒有所謂次要的作品。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探討舒哈二書，這兩本作品以繪本形式發表，默迪阿諾為文，他的妻子 Dominique Zehrfuss 插畫，兩人合作、以小狗舒哈為主角講述牠的生平奇遇，及後來與未婚妻相識的故事。兩書自成系列、而且針對的讀者群也別於《戴眼鏡的女孩》。目前尚未在臺灣出版。Donadille 就其故事內容、主角遭逢以至彩繪部份的圖像及顏色配置進行探討。此外，他引述默迪阿諾《減刑》一書支撐他的論述。<sup>10</sup>因為該書是默氏自傳

---

<sup>6</sup> 以 Annie Demeyère 的專書 *Portraits de l'artiste dans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2002) 為例，作者探討默迪諾作品中藝術家群像，看似跟《戴眼鏡的女孩》一書相關，因為主角為舞者，可是文中並未就《戴眼鏡的女孩》一書特別探討；此外，參考書目中，《戴眼鏡的女孩》並沒有與其它小說並列，而是被歸為〈其它作品〉。

<sup>7</sup> Patrick Modiano, *Une aventure de Choura* (Paris: Gallimard, 1986). Patrick Modiano, *Une fiancée pour Choura* (Paris: Gallimard, 1987).

<sup>8</sup> Christian Donadille, «Patrick Modiano et la littérature d'enfance: l'autre côté du miroir», in John E. Flower (dir.), *Patrick Modiano* (Amsterdam: Rodopi, 2007), 271-290. Christian Donadille, «Entre chien et loup: Incertitude de l'apparence et écriture du silence dans les œuvres illustrées et les images textuelles de Patrick Modiano», in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Vol. 23 (Novembre 2012), 229-340.

<sup>9</sup> Anne Roche, «Albums pour la jeunesse (perdue)», in *Patrick Modiano* (2015), 192-202.

<sup>10</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Paris: Seuil, 1988).

體小說中以最多篇幅描寫主述者與他的弟弟童年生活的回憶。而舒哈繪本是針對兒童而寫，字句簡單無過多修辭、反而透露作者心底最真的心聲。對於 Donadille 而言《減刑》與舒哈二書以不同層次、不同方式去回憶、表達過往。

Donadille 認為《戴眼鏡的女孩》一書，可視為默氏小說世界中一個「和解的他方」。<sup>11</sup>書中的父親照顧、陪伴女兒，雖然母親不在女孩身旁，也非拋夫棄子仍保持聯繫。後來父親帶著女兒赴美、一家團聚。女孩也在新世界落地生根，雖然她離開了度過童年的巴黎，紐約這個「他方」卻是完美圓滿的新生之地！對 Donadille 而言，《戴眼鏡的女孩》是默迪阿諾出道二十年的結算表（un récit-bilan），從此書可看見作者以朦朧的筆法書寫現實，藉此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另外，此書平反以往父親負面的形象，也因此開啟創作的新一頁。

Donadille 在 2012 年發表的文章擴大了探討的範圍，該研究不再局限於默氏的圖文書，更包括了文字描繪的圖像，比如以文字虛構照片並加以描繪……。由於研究的範圍變大，關於《戴眼鏡的女孩》的論述相較前篇文章少了許多。一來是由於探討的文本變多，針對各文本能論及的內容相較地少；二來，在 Donadille 兩篇論文發表期間，L'Herne 出版了默迪阿諾特刊，其中收錄了一篇桑貝的文章，從該篇文章我們得以知道《戴眼鏡的女孩》一書是出自插畫家的想法。所以 Donadille 前一篇文章，所觀察到默氏書寫的突變以及開啟新一頁的可能性降低了。Donadille 指出僅管成書的起源來自桑貝，默迪阿諾卻能把插畫家的想法與他自身的書寫融為一體。此外，他也指出，桑貝與默迪阿諾某些特點極為相似，如感傷的氣氛、變幻的人事、時光無情地流逝、生命遺跡的消失……。<sup>12</sup>言下之意這也是

---

<sup>11</sup> Christian Donadille, *art. cit.*, «Catherine Certitude ou l'ailleurs de la réconciliation » (2007), 284.

<sup>12</sup> Christian Donadille, *art. cit.*, «Chez Sempé, comme chez Modiano, les impressions dominantes sont de mélancolie, sur fond de transitoire des situations, de fuite inexorable du

兩者合作無間的原因。

Roche 於 2015 發表的文章中，探討了《舒哈的奇遇》、《舒哈的未婚妻》及《戴眼鏡的女孩》這三本圖文書與默迪阿諾其它作品的關連。除了《戴眼鏡的女孩》與《減刑》於同年出版外，她也指出《舒哈的奇遇》與《八月的星期天》的年代相同。<sup>13</sup>她也指出舒哈的這個名字曾出現在《青年好漢們》中。<sup>14</sup>不過，她並未就其它年代相近文本的段落與圖文書的文字加以對比分析，只進行概括性的論述。此外，別於 Donadille 的是，Roche 加入評析一般童書的觀點：提及書中的句法、用字難易等。

對 Roche 而言《戴眼鏡的女孩》不同於舒哈二書，據她的推論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主敘者是一位小女孩，不再是狗，所以敘述上較為自由。二是，可能成書的想法來自於桑貝，不過她言盡於此，沒有再往下解釋。她指出主述者卡特琳的父親「伴隨在側且充滿關愛」別於《減刑》中父母缺席的形象。<sup>15</sup>對於 Roche 來說，卡特琳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別於舒哈與作者自身的經歷——這正是默迪阿諾本人所羨慕的，如同他在 Nabokov 的書中讀過的、描述著童年如同失落的天堂般，是默氏文章前所未見的。

不過除此之外，父親仍是黑市交易的主角、並曾官司纏身……。Roche 指出卡特琳能保持好心情，不因父親的不明交易及落在他身上許多倒霉事的影響，要歸功於她的眼鏡。她會與父親一起摘下眼鏡，不戴眼鏡的時候週遭變得朦朧柔和。此處她強調眼鏡的作用，這是 Donadille 沒有特別論述的部份。

---

temps et d'effacement des traces de toutes choses et de toutes vies» (2012), 333.

<sup>13</sup> Patrick Modiano, *Dimanches d'août* (Paris: Gallimard, 1986).

<sup>14</sup> Patrick Modiano, *De si braves garçons* (Paris : Gallimard, 1982).

<sup>15</sup> Anne Roche, « Catherine brouille les carte : le père est présent et affectueux » (2015), 199.

## 以「多本讀者」視角讀《戴眼鏡的女孩》

作為一個「多本讀者」，筆者一直以來覺得《戴眼鏡的女孩》一書，有異於其它作品之處，卻無進一步資料了解這些突變的原因。一直到 2012 年《雷能手冊》(*Cahier de l'Herne*) 出版的《帕特禮克·默迪阿諾》專刊中，收錄桑貝對《戴眼鏡的女孩》一書的訪談，<sup>16</sup>疑問終於得到解答。

據桑貝說，他與默迪阿諾相識多年，兩家也住在同一區。默迪阿諾的夫人一直聳恿兩人合作……，有一天桑貝遠遠地看到默氏夫婦散步著，並朝他的方向走來，於是他迎上前去，並對默迪阿諾說：

聽著，有一個小女孩，是個近視眼，她戴著眼鏡，名叫卡特琳·瑟地杜得，她想成為一個舞者。你就根據這些條件發想，我們再看著辦。<sup>17</sup>

桑貝的訪談解答了「多本讀者」的疑惑。原來《戴眼鏡的女孩》會以女性發聲，並非默迪阿諾書寫的創新，而是來自桑貝的指定。那麼，為什麼桑貝提供或限定了書中主角的條件呢？桑貝說，靈感源自於他自己的女兒卡特琳。他女兒的個性強硬，常指使他這個爸爸做這做那的。桑貝常對女兒說，總有一天要寫一本關於一個小女孩的書，這個小女孩的名字也叫卡特琳，姓「瑟地杜得」<sup>18</sup>因為女兒個性的緣故。該訪談也披露小說部份場景設定在紐約，是因為他當時為《紐約客》畫了許多插圖，這個工作使他經常兩地往返，所以他希望故事場景能在紐約。

《雷能手冊》刊出與桑貝的對談中，解答了默迪阿諾的「多本讀者」

<sup>16</sup> «A propos de Catherine Certitude», in Maryline Heck et Raphaëlle Guidée (dir.),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L'Herne, 2012), 47.

<sup>17</sup> 原文為：« Voilà, c'est une petite fille, elle est myope, elle porte des lunettes, elle s'appelle Catherine Certitude, et elle veut être danseuse. Tu te débrouilles avec ça et on y va », in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L'Herne, 2012), 47. 本文中所有引文中譯皆由筆者所譯。

<sup>18</sup> Certitude, 小寫為法文普通名詞，意思為：「確實性，可靠性；確信，堅信」。



對於《戴眼鏡的女孩》一書，關於主角及故事背景不同以往作品的疑惑。此外，桑貝提到：小說的主要條件定調後，他與默迪阿諾不時互訪，討論故事情節及版面配置，到後來，他自己也記不得到底哪個細節是出於誰的想法了。

一旦知道《戴眼鏡的女孩》一書的人物原型是參照桑貝的女兒，而且桑貝也限定文中幾個主要元素後，「多本讀者」反而要開始分析，默迪阿諾如何把在此之前不曾出現在他小說世界的新元件，融入他的書寫中？也就是，即使一開始「多本讀者」已看出《戴眼鏡的女孩》別於其它作品的地方，卻揣測、企圖說服自己這是否為默氏的為了不同年齡的讀者而作的**創新之舉**並不疑有幕後指使。

本論文將以「多本讀者」的視角，就《戴眼鏡的女孩》一書的主述者卡特琳·瑟地杜得為哈發也樂·徐勒米樂米奇（Raphaël Schlemilovitch）及其它默氏筆下主角的妹妹為研究假設。<sup>19</sup>也就是承接 Thierry Laurent 從《自傳契約》延伸出的「虛構性自傳契約」來探討《戴眼鏡的女孩》，<sup>20</sup>並試圖標誌出該書在默氏作品中承先啟後的轉折之處。既然帶有自傳體小說色彩，所以主敘者及與其相關連的人物：父與母，跟她記憶中佔重要地位的元素：兒時生活的巴黎，將構成本文探討的四大主題。

## 母親

卡特琳的母親是一名跟著舞團巡迴的舞者。她是一位美國人，在一次到巴黎演出的時候，遇到了卡特琳的父親，後來兩人結婚，她就留在巴黎的歌舞廳繼續表演工作，在「L'Empire, Le Tabarin, L'Alhambra...」都可看到她的足跡。文中輕描淡寫帶過歌舞廳的名字，實際上這些地方正是二戰期間媾合媚外者交際尋歡之處。參與演出的人員也不只是舞蹈藝術表演如

---

<sup>19</sup> Raphaël Schlemilovitch 是默迪阿諾第一本小說《星型廣場》的主角。

<sup>20</sup> 見註 2 及註 3。

此單純而已，他們可能涉入通敵工作。<sup>21</sup>此外，2019年 Gilles Schlessier 出版的 *Paris dans le pas de Patrick Modiano* 一書中，收錄了珍貴的歷史的照片，照片中穿著清涼的女性讓我們對 *Le Tabarin* 的表演內容及性質更具體了解。<sup>22</sup>輕輕帶過母親工作場所的名字，而明眼人一望即知，但是鮮少「單本讀者」能一眼識破其中玄機，這是默氏的隱跡書寫。

卡特琳的母親在巴黎生活幾年後，因為思念故鄉於是決定拋夫棄女回美國。不過卡特琳後來知道所謂的思鄉只是一個藉口，真正的原因並未被明說。其原因雖未被道破，不過隨著故事進展，由父親對女兒某些詢問顯出閃爍其詞的態度，可推測出緣由。製造靜默，提供讀者揣測空間，這也是默氏書寫一大特點。

母親回美國後，仍繼續跳舞的工作，但是她沒忘了在法國的先生及小孩，每星期會寫信給他們。後來父親帶卡特琳到美國與母親團聚，母女倆還一同經營了一間舞蹈教室。卡特琳的母親，正如默迪阿諾多數小說中的母親，總是缺席。同樣地，她們缺席的原因，都是為了工作及巡迴演出。與《戴眼鏡的女孩》同一年出版的《減刑》一書的開頭提供一個默氏筆下典型母親形象：

這時期，戲劇巡迴演出不只在法國、瑞士及比利時，也到了北非。我十歲。我媽媽參演了一齣巡演的劇，我們——弟弟和我——，寄居在她朋友家，在巴黎近郊的一個小鎮。<sup>23</sup>

在默迪阿諾的小說中，母親角色的原型多來自作者自己的母親露易莎·勾樂貝恩 (Louisa Colpeyn)。她是一名從比利時來到巴黎的演員，經常四處巡迴表演，其它時候就在巴黎劇場、夜總會演出。這些以小說家的

---

<sup>21</sup> France Grenaudier-Llijn, *La part du féminin dans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Paris : L'Harmattan, 2017), 156-160.

<sup>22</sup> Gilles Schlessier, *Paris dans les pas de Patrick Modiano* (Paris: Parigramme, 2019), 136-137.

<sup>23</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11.

母親為原型的母親角色中，從來沒有一位像卡特琳的媽媽一樣，是一名舞者。如上文所述，舞者這個職業是桑貝指定的，只不過桑貝指定的是女主角卡特琳的職業，而非她的母親。在《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默迪阿諾巧妙地結合自己熟悉的演員的角色，與桑貝指定的舞者這一工作，畢竟演員與舞者都是廣義的藝術家。如此便回應了桑貝對角色的設定。

默迪阿諾讓卡特琳追隨母親的腳步，學習舞蹈，之後還一同經營舞蹈教室。這樣繼承衣鉢的安排看來是順其自然，顯得理所當然。<sup>24</sup>其實小孩嚮往母親工作的場所，這樣的場景也可以在《減刑》一書中找到回響：

馬戲團及歌舞廳的世界曾是唯一日後我們——我和弟弟——，想生活的地方，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母親在我們小的時候，曾帶我們到演員化粧室及劇場後台。<sup>25</sup>

小孩因為母親的影響而親近並嚮往母親投身的工作圈，就像是《戴眼鏡的女孩》一書的情節安排。不過《減刑》一書中，主述者的母親一直是缺席甚至是失聯的狀態，故事結尾停留在兩兄弟的童年，被父母遺棄在巴黎邊陲，兄弟倆寄居的住處被查封，母親的朋友們也不見蹤影，徒留空樓死寂與主述者的滿腹疑問。呼應 Grenaudier-Llijn 的觀察：「從他一開始的作品，默迪阿諾就把母親的形象與壞名聲及缺席聯結在一起，也就是結合了歷史的與個人的卑劣的形象。」<sup>26</sup> 反觀卡特琳在父親的陪伴下練舞，之後並與父親赴美，一家團圓，這是《戴眼鏡的女孩》別於《減刑》及默氏其它小說，尚無前例的快樂結局。

---

<sup>24</sup> Christian Donadille, « la mère [...] est celle qui a transmis son art (ici la danse) » (2007), 290.

<sup>25</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96.

<sup>26</sup> «On constate ainsi que depuis le début de son œuvre, Modiano associe la figure maternelle à la compromission et à l'absence, c'est-à-dire à des turpitudes conjointement historiques et personnelles», in France Grenaudier-Llijn, *La part du féminin dans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160.

缺席、靜默、空白是默氏書寫的基調，這些基調譜成默氏**凹版書寫**<sup>27</sup>的特性，意即感懷人去樓空、事過境遷，這是《減刑》一書對童年的傷感回憶。這些關於「我和弟弟」的追憶別於《戴眼鏡的女孩》其故事帶有歡樂的色彩。卡特琳的母親即使遠在美國，與丈夫、女兒分隔兩地，仍不忘週週來信，到後來甚至一家和樂團圓，而卡特琳也繼承母業，在紐約落地生根，開枝散葉，有了承襲自己及母親舞蹈班的女兒，這樣的喜劇收場所呈現的**凸版書寫**是前所未見的。

## 父親

《戴眼鏡的女孩》特有的**凸版書寫**也見於描寫卡特琳父女倆的相處上。別於母親缺席的狀態，卡特琳的父親身兼母職，和女兒一起玩耍、陪女兒上舞蹈課、帶她上館子、對女兒的學習抱持關心鼓勵的態度。卡特琳父女間融洽相處的情形，互動良好的諸多細節是默迪阿諾早期的書寫中未曾出現過的。關於父親這個主題，我們將分三個部份來探討，分別為父親的形象、以往父子的相處及父子（女）關係的轉變。

桑貝以自己的女兒發想設定了卡特琳一角，可是，他並沒有提到父親這個角色，所以默迪阿諾在創造這個角色時是自由的。不過，默氏的「多本讀者」並不會對卡特琳父親的相關描述覺得陌生，因為他在許多方面都與其它「虛構性自傳」作品中的父親極為相像。

卡特琳的父親叫「喬治·瑟地杜得」(Georges Certitude)，而他的父親本姓為 *Tscerstistscekvadze* 或 *Chertchetitudjvili* 已不可考，推估是在二十世紀初來到巴黎，落地生根，生下他。他原本不叫喬治，而是「阿樂貝」

---

<sup>27</sup> 默迪阿諾在《朵拉·普德》(1997)一書中提到，人們居住過的地方，會呈現凹版或凸版印記。像普德一家人，因為猶太血統遭受迫害，他們曾居住的地方發散著凹版印記。我們可以試著以巴特在《明室》提出的「刺點」來理解「凸版印記」。然而，凹版印記卻不能與「知面」相提並論，它可視為是默氏書寫的特點，是潛藏在知面底下，被遺忘、被抹去、被取代的前塵往事。

(Albert)，<sup>28</sup>也不姓 Certitude，而是跟他父親一樣有個濃厚異國色彩的姓氏。為什麼改名為喬治，文中並未說明，不過，對於改姓，我們可找到如下的解釋：有一次他需要申請出生證明，當天因為天氣炎熱，他的姓氏又過於複雜，戶政事務所的辦事員於是對他說：

「您有一個讓人熱了起來的姓… 如果我們把它簡化呢？您覺得這樣好嗎… 瑟地杜得？」

「如果您覺得好的話」爸爸說道。

「好，就是瑟地杜得了。」<sup>29</sup>

只因為熱，辦事員心情浮躁就改了人家的姓！這樣一個看似荒謬的橋段，讓「單本讀者」覺得有趣，卻讓「多本讀者」認出了默迪阿諾的書寫的手法。原因有三：其一，原本父親的姓氏充滿異國風味，正如默迪阿諾多數小說中提到父親為外國人。其二，在其它小說中，父親角色常使用不同的姓名，隱射父親因為從事不法的工作，而必須不斷地更換身份，藉以逃避追查。在《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父親是接受了戶政事務所辦事員的建議，才更名。如此為父親的更名，找到一個青少年可以接受的理由，不會令人聯想到父親涉及不明的勾當。其三是戶政事務所的場景曾出現在《戶口名簿》一書中，比對兩段書寫，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關於這點，我們稍後再詳述。

卡特琳的父親到底從事什麼工作，即使過了三十年，卡特琳仍不明就裡。<sup>30</sup>就她所觀察到的是父親常會和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談話，多次她聽到或看到父親和別人用她聽不懂的其它語言交談。當女兒問及他時，他支吾其詞回說：「我從事搬箱運貨的工作」，原文如下：« Disons que je travaille

<sup>28</sup> 默迪阿諾的父親也叫 Albert。「多本讀者」可視此為小說中一個自傳元素。

<sup>29</sup> Patrick Modiano, *Catherine Certitude* (Paris: Gallimard, 1990), 23-24.

<sup>30</sup> Patrick Modiano, *Catherine Certitude*, 10, 29, 91.

dans les paquets »。<sup>31</sup>文中 « paquet » 一字有「包、盒」等意思，時報出版的中譯本譯為「黑箱作業」是很巧妙的譯法，<sup>32</sup>因為它道出了父親工作的本質，正如其它小說中的父親從事黑市交易。不過，此處，父親面對一個就讀小學的女兒並未道破其工作的黑暗面，因此，我們選擇保留父親的含糊。

如我們提及的，《戴眼鏡的女孩》中父親對小孩的慈愛引起「多本讀者」的好奇，因為前所未見。父子間的關係從默迪阿諾的第一本小說到《戴眼鏡的女孩》其間 20 年創作的作品中，所描寫父子間的關係為何？是一成不變，還是有轉折？我們接下來先來看以往父子間的互動的模式。

以《星型廣場》為例，主角哈發也樂·徐勒米樂米奇近弱冠之年才與父親相逢，數日後又馬上要與之分離。臨別之際，看起來像是不捨父親離去，哈發也樂私自想像如果他與父親聯手演出，一起闖天下，一定能比馬克思兄弟 (Marx Brothers) 更吸引觀眾。他開始想像徐勒米樂米奇小丑最受觀眾喜愛的戲碼，比方：徐勒米樂米奇兒子絆倒徐勒米樂米奇爸爸，讓他一頭栽進裝滿柏油的桶子；或者是徐勒米樂米奇兒子去拉梯子，讓徐勒米樂米奇爸爸從梯子上跌下來……<sup>33</sup>徐勒米樂米奇兒子編導這樣的劇碼，雖是以馬戲演出為名，卻反應了佛洛伊德所說的依底帕斯的弑父情節。更遑論小說其它段落中不假演出之名，兒子對父親直白的嘲弄。<sup>34</sup>這些情節道出兒子心底深處似愛又怨的糾葛，也包含兒子對父親的不滿，控訴父親的忽視及缺席。

父子之間的不和在《環城大道》<sup>35</sup>徹底爆發。主述者兒子回憶起〈捷

---

<sup>31</sup> Patrick Modiano, *Catherine Certitude*, 30.

<sup>32</sup> 派屈克·蒙迪安諾著，邱瑞鑾譯，《戴眼鏡的女孩》（臺北：時報出版社，1995年），頁 26。

<sup>33</sup> Patrick Modiano, *La Place de l'étoile* (Paris: Gallimard, 1968), 73.

<sup>34</sup> Patrick Modiano, *La Place de l'étoile*, 53, 68.

<sup>35</sup> Patrick Modiano, *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 (Paris: Gallimard, 1972).

運喬治五世站痛苦的插曲)。<sup>36</sup>該插曲描寫父子在該捷運站候車時，兒子被人從月臺推下車軌，兒子感到那隻推他的手，是父親戴戒指的手！《星型廣場》暗含弑父之意，《環城大道》直書弑子，後者看起來似乎是與前者不同，不過兩者都揭露了父子間的不和。警員在〈痛苦的插曲〉事發後偵訊事發經過時問道：為什麼兒子被人及時救回，扶到一旁座椅時，口中不斷喊著：「凶手！」這無疑是兒子對父親的控訴。

默氏的書寫是怎麼從描寫父子間近乎水火不容的情況，演變到《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父女和樂相依？其中有無脈絡可尋？默氏書寫的轉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首先，可以從《減刑》中的描寫看出端倪。在《減刑》一書中，母親把小孩託負給友人後，就四處巡迴演出，甚至斷了音訊。父親則利用兩趟旅行的空檔，探訪兩個兒子。<sup>37</sup>父親總是與友人前來，然後帶兒子們一起上館子。比起母親音訊全無，父親起碼還有想到兩個寄人籬下的小孩。

表面上看起來，父親會忙中抽空，去看看兩個兒子，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然而，我們分析這些團圓的段落時，會發現父親的角色並沒有被多加描寫。小說中安排了父親的到來，是為了讓父親有機會談他身邊的人和他們回憶起的過往。比如父親和友人帶兩個小孩到餐館，他並沒有和小孩聊他們的近況。反而和同來的友人談到很久以前曾和另一個朋友在這用餐。主述者聽到父親說：「城堡變成廢墟」。<sup>38</sup>這句主述者恰巧聽到的話，埋下伏筆，吊足了讀者胃口。要等到往後幾次父親來訪的機會中，才陸陸續續地揭示了其昔日友人沙樂迭（Salter）及他的城堡之謎。「沒錯，我以前認識這座城堡的主人」。<sup>39</sup>父親回憶中的這個朋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飛

---

<sup>36</sup> Patrick Modiano, *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 « épisode douloureux du metro George-V », 98-103.

<sup>37</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40.

<sup>38</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41.

<sup>39</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46.

行英雄，戰後他釀製販售雅馬邑白蘭地，成為雅馬邑之王（le roi de l'armagnac），並買了城堡。父親還曾幫雅馬邑國王出貨，看過他事業如日中天的景況。

主述者的父親參與了盛事，看似平庸的父親以他過往交遊、經歷，在兒子心目中提高了地位：「父親常以一個平凡的面貌出現，不過卻頂著擁有神秘且浪漫過往的光環。」<sup>40</sup>可是，雅馬邑之王的生意並不單純，後來，城堡被查封，他也失蹤了。<sup>41</sup>默迪阿諾描寫這些往事，主要不是在吹捧主述者的父親交遊廣闊，而是在影射父親參與了一些不單純的投機生意。

《減刑》一書中描寫往返城堡一車車的貨車，裝載一箱箱的貨品的畫面，同樣地也出現在《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跟《減刑》一書不同的是，如果讀者很清楚父親幫雅馬邑國王裝卸一箱箱的白蘭地，間接協助非法交易，《戴眼鏡的女孩》的主角卡特琳從不明白父親開的「轉運行」從事的是什麼交易，她只能從父親的合夥人及後來母親的話語去猜想。

母親表示厭煩了「父親的把戲」，父親新的合夥人也「完全同意」母親的看法。<sup>42</sup>什麼是父親的「把戲」呢？早在父親仍在巴黎時，他當時的

---

<sup>40</sup> « Le père apparaît souvent comme un homme d'apparence plutôt banale, mais auréolé d'un passé mystérieux et romanesque ». François Souvay, « Le ciné-roman familial de Modiano », in *Patrick Modiano. Europe* (2015), 165.

<sup>41</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46-47.

<sup>42</sup> 在 1995 年時報出版的中文版邱瑞鑾的譯文如下：「因為她已經受夠了『那些情婦』……爸爸的新合夥人……還常常附和媽媽的意見」。原文如下：« car elle était lasse des « combines de papa » [...] Mr Smith, le nouvel associé de papa [...] partage entièrement l'avis de maman »。我們參照《簡明法漢辭典》（1990），« combine » 一字為民間用語，意為：巧計、手段、手法。中央圖書出版（1999）《法漢詞典》對該字的解釋，跟《簡明法漢辭典》是一樣的。另外，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於 2000 年的出版的《法漢大詞典》的解釋如下：「【民，貶】巧計，手段，手法，手腕」。我們也參照法文字典的解釋。1990 出版的 *Petit Robert* 解釋如下：« Fam. Moyen astucieux et souvent déloyal employé pour parvenir à ses fins »。至於 *Le Grand Larousse 2020* 的條目說明如下：« Fam. Moyen habile mais peu honnête utilisé pour parvenir à ses fins »。「combines」一字在法漢及法法



合夥人就曾提醒他不要重蹈〈軟皮靴事件〉的覆轍，如果當時不是他出手相助，父親差一點就得去蹲苦牢。父親交易的貨品內容千奇百怪，從飛機座椅，軟皮靴到芭蕾舞娃娃小雕像，這些看似無害的物品其實影射父親著葫蘆裡不知賣的什麼藥。不過，比對《減刑》跟《戴眼鏡的女孩》後，我們可以得知差點讓卡特琳的父親銀鐺入獄的〈軟皮靴事件〉影射的是二次大戰期間黑市交易〈比亞里茨的鞋子事件〉。<sup>43</sup>負責這筆交易的拉豐（Lafont）一伙人，曾經在默迪阿諾的父親因猶太身份被捕後，把他救出來，足以說明小說家的父親與這些從事黑市交易份子為同路人。正如 Roche 的觀察，卡特琳父親看似一位好好先生，努力地父兼母職，不過另一方面，他也跟其它小說中的父親一樣，從事不可言明的非法交易。<sup>44</sup>

除了《減刑》，因為它跟《戴眼鏡的女孩》一書同年出版，可以相互呼應對比；其實，默迪阿諾筆下的父親形像開始有了轉變應該上推到《戶口名簿》：<sup>45</sup>

我觀察著我的女兒……她才剛出生兩天，我甚至感覺不到她呼吸的起伏。我把額頭貼上玻璃。和她幾公分之隔……她不動。在她的小臉蛋上浮現出極樂的表情……我把鼻子緊壓在玻璃上，玻璃蒙上一片水汽。<sup>46</sup>

這是《戶口名簿》的開頭，在這本書中主述者的身份有了轉變：從以往兒子的身份變成父親的身份。初為人父的主述者描寫他到醫院看剛出生

---

字典中，意思並無分歧，並沒有引發「情婦」的遐想。

時報出版的中譯本把它譯為：「情婦」，遠離了字的本意，這樣的譯法或許讓文章順暢，讓青少年及一般讀者不會感到困惑，卻抹殺了原文要表達的弦外之音。

<sup>43</sup> Renaud de Rochebrune et Jean-Claude Hazera, *Les patrons sous l'Occupation* (Paris: Odile Jacob, 1995), 208.

<sup>44</sup> Anne Roche, « Catherine brouille les cartes : le père est présent et affectueux, mais lui aussi a des activités douteuses » (2015), 199.

<sup>45</sup> Patrick Modiano, *Livret de famille* (Paris: Gallimard, 1977).

<sup>46</sup> Patrick Modiano, *Livret de famille*, 11.

的女兒，他的口吻充滿喜悅。他隔著玻璃「觀察」女兒，把額頭貼緊玻璃，甚至壓扁鼻子，無非是想更接近女兒，看得更真切些。雖然他看見女兒安安靜靜地躺著，他卻覺得她臉上浮現出極樂的表情，這無非是主述者自己心情的寫照。

上文提到「多本讀者」在讀《戴眼鏡的女孩》，看到父親的外國姓氏被戶政事務所辦事人員簡化時會會心一笑，正是因為早在《戶口名簿》已讀過異曲同工的描寫。隨著女嬰的誕生《戶口名簿》的主述者成了新手父親，在探望過女兒之後，他便急急忙忙去戶政事務所幫女兒報戶口：「我想幫女兒取名為潔娜依德，也許是想到一個童年時期讓我目眩神迷的漂亮女人：潔娜依德·哈薛弗斯基。」<sup>47</sup>父母為小孩命名各有其背後的想法。《戶口名簿》一書的主述者，也許期望日後他的女兒能長得婷婷玉立，所以想為她取一個昔日自己心儀的影星的名字。不過，到了戶政事務所後，發現事情不如他預期地那麼容易，因為他選定的潔娜依德這個名字並不被列在法國通行的日曆上，所以承辦人員拒絕登錄該名。

最後父親及其友人說服了承辦人員的理由是：潔娜依德是小孩代母的名字，為她取這個名字，有傳承、紀念的意義：「有一些名字在家族中傳承下去，儘管這些名字很奇特，旁人沒有什麼可說的。完全不容置喙。」<sup>48</sup>儘管是扯了個小謊而達成目的，不過以主述者的家庭背景而言，這個謊言似乎又無可厚非，因為他選定的這個名字是一位他童年時所著迷的演員的名字，而他的母親也是一名演員，所以潔娜依德作為演員，除了是美麗令他難忘，也許也讓他想到自己的母親。以此觀點，這個演員是一個母親的補足、替代的角色，就某種程度而言，是一位「代母」。

同樣是登錄名字的場景，《戶口名簿》一書的主述者，身為法國公民並不在意為自己的女兒取一個有異國情調的名字；反觀《戴眼鏡的女孩》

---

<sup>47</sup> Patrick Modiano, *Livret de famille*, 20.

<sup>48</sup> Patrick Modiano, *Livret de famille*, 22.

中的父親，卻順勢推舟，將自己容易引人注目的外國姓氏，簡化為法文字典中能找到的字，即使這個姓氏並不存在。這多少也說明他渴望融入這個國家。歸根就源，正是《戶口名簿》中主述者這個新的、為人父的身份，使小說家筆下父親的角色有了不同以往的改變。當桑貝提議兩人合作《戴眼鏡的女孩》時，對父親的角色並無給予限定。我們看到後來默迪阿諾所創造出的《戴眼鏡的女孩》父親的形象，結合以往小說中父親的形象其創造原型來自自己的父親，及主述者自己成為父親後對女兒的柔情。《戴眼鏡的女孩》中「喬治·瑟地杜得」這一個父親的角色是默氏書寫中兩個父親的形象合而為一，別於其它小說中單一形象的描繪，是默氏小說中絕無僅有的。

### 主述者

*Catherine Certitude* 一書書名中文譯為《戴眼鏡的女孩》，這個譯名點出書中主角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戴了眼鏡。回到原文法文，這個書名其實就是書中主角的姓名。故事主角的名字，是桑貝指定的。如果是一位「單本讀者」，他只能欣然接受主角的名字。可是在一名「多本讀者」的眼中，在桑貝揭示真相之前，是怎麼說服自己，「卡特琳·瑟地杜得」這名字確實是出自默迪阿諾的手筆？因為，「名字造就含意」，<sup>49</sup>如我們上文所說，「瑟地杜得」在法文的意思為：「確實性，可靠性；確信，堅信」，而這樣的性格，卻是與默氏筆下的人物不符的。而向來，默迪阿諾在為主角命名時，又極為講究，即使人物沒名沒姓，也是他深思熟慮的呈現。<sup>50</sup>

對於「多本讀者」而言，默迪阿諾成功地把桑貝指定的姓名融入自己書寫的關鍵在於：戶政事務所的辦事員簡化了父親原本姓氏的那一段描寫。其過程解釋了在法式風情的姓氏背後所隱藏的異國根源。一開始桑貝

<sup>49</sup> « Le nom fait sens », in France Grenaudier-Llijn, *La part du féminin dans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36.

<sup>50</sup> France Grenaudier-Llijn, *La part du féminin dans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35-36.

以她女兒的名字卡特琳，加上她堅定的個性，為書中主角命名。在他預設的角色中，主角的個性是剛強的。不過書完成之後，桑貝自己也發現主角的個性並不果斷。<sup>51</sup>這並非是默迪阿諾人物塑造的失敗，默氏的主角常顯得對任何事都無法肯定，<sup>52</sup>所以，卡特琳與父親享受沉浸在空想的狀態中，更符合默氏筆下的主角的性格。

通常默迪阿諾筆下的主述者追憶過往，夢想著能填補現今所面對的空白。這些空白包括了時代的更迭、都更招致的城市變化及人事凋零。《戴眼鏡的女孩》同樣是以追憶過往的形式寫成，往日歷歷在目，不過主述者只篩選一些生活片斷加以陳述。全文大都以昔日小女孩的觀點去陳述，所以即使她提到了父親的工作，也彷彿只能歸咎於當時年紀過小，無法理解大人的世界，更遑論父親涉及了黑市交易！

關於卡特琳這個角色，桑貝另外指定了她是「近視眼、戴眼鏡」，同時是「舞者」；戴眼鏡與跳舞這兩個元素看起來是相違合的，所以默迪阿諾藉著「跳舞時是不戴眼鏡的」這個理由，先讓女主角拿下眼鏡，進而鋪陳了戴上眼鏡與拿下眼鏡的兩個世界。<sup>53</sup>在《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之前，默迪阿諾還沒有特別強調過某一主角是近視眼，受限於桑貝的指定條件，默迪阿諾卻也巧妙地把「近視眼及戴眼鏡」融入了他的小說世界中。眼鏡作為一個矯正視力的輔具，變成了主角逃避現實的工具。逃避在此有積極與消極兩個層面。在積極的方面，是主角及他的父親拿下眼鏡，享受因看不清楚，週遭世界變得模糊、柔和的感覺。消極方面，則是讓父女對厭煩的人事物視而不見的推拖之辭。正是這樣的推拖與逃避，讓卡特琳更接近默迪阿諾其它主角。比如，與《戴眼鏡的女孩》同年出版的《減刑》一書

---

<sup>51</sup> « A propos de Catherine Certitude », in Maryline Heck et Raphaëlle Guidée (dir.).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L'Herne, 2012), 47.

<sup>52</sup> France Grenaudier-Llijn, « Plus fréquemment, toujours en conformité avec la perspective d'un narrateur-focalisateur qui n'est jamais sûr de rien » (2017), 39.

<sup>53</sup> Patrick Modiano, *Catherine Certitude*, 9.

中，有一段描寫主述者想打聽一位舊識，他來到舊識的故居，發現人去樓空，管理員也換了人。

不過新管理員建議他去問對面修車行的人，因為他們認識所有的人：「不過我並沒有去詢問對面的車行。我曾花了那麼多天去找巴黎的車行，都沒找到，我不再相信這回能找到什麼。」<sup>54</sup>從這段引文中我們看出，這是主述者的推拖之辭。因為之前他找其它車行的經驗跟此時找舊識是兩回事。他先前尋訪兒時記憶中的某車行，然而該區因為都更的緣故，不只景觀變遷，原來的建築也被拆毀，自然是找不到了。可是，舊識故居仍在，對面的鄰居極可能知道舊識的下落，主述者卻放棄了，彷彿害怕面對水落石出的驚奇。<sup>55</sup>投身不復尋回的往日，將惆悵訴諸白紙黑字是默迪阿諾書寫的動力，彷彿一旦謎底揭曉，就沒戲可唱了。

《戴眼鏡的女孩》的主述者為女性、戴眼鏡、有一個意含剛強的姓氏，這些是默迪阿諾之前的書寫未曾出現的，不過，這都是為了符合桑貝角色的限定。然而，她對生活週遭的人、事不明就裡，甚至推諉、不想面對現實的能度，確實是出自默氏手筆。

## 巴黎

默迪阿諾絕大多數小說的背景都設在巴黎，縱有少數例外，到頭來也會發現即使身在他方，花都仍讓主述者魂牽夢縈。默迪阿諾在斯德哥爾摩發表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感言中也多次提到這個城市，並表明：沒有德軍佔領巴黎的歷史，就沒有默迪阿諾的誕生。另外，他也說到：「巴黎，我的家鄉，與我最初那些兒時記憶相連結，而這些感覺如此地強烈，以至使我從沒停止過探索『巴黎的神祕』。」<sup>56</sup>

---

<sup>54</sup> Patrick Modiano, *Remise de peine*, 128.

<sup>55</sup> 同樣的矛盾也可參閱小說 97-103 頁。

<sup>56</sup> « ... Paris, ma ville natale, est liée à mes premières impressions d'enfance, et ces impressions

所以一翻開《戴眼鏡的女孩》看到：「紐約，今天下雪……」這樣的開頭確實馬上吸引住「多本讀者」的目光，為什麼是紐約？這個疑問，一直要等到二十多年後，從桑貝的訪談中，讀者才知道故事背景設在「紐約」，是他指定的。因為當時，他為《紐約客》工作，常到紐約這個城市，他覺得把紐約帶入書中很有趣。桑貝指出默迪阿諾的世界跟他的很不同，也正因為如此，他覺得這樣的合作會很有意思：「比方說當我畫一個城市的時候，我總是畫個大概：我喜歡畫一些巴黎並不存在的角落，比較是畫它的氛圍，不論是紐約或巴黎。默迪阿諾比較精確……。」<sup>57</sup>

也許對一位插畫家來說，文字的描寫會比作畫渲染的手法更精準些。不過，如同我們前面引述過 Donadille 的評論，他覺得桑貝與默迪阿諾兩者作品所營造的氛圍有很高的相似性。<sup>58</sup>除此之外，桑貝也記得，默迪阿諾希望卡特琳因為近視的緣故，「活在一個有點模糊、綿軟的世界中」。<sup>59</sup>比對桑貝的這段訪談，與書中描寫的城市背景，我們試著探究默迪阿諾口中：「一個有點模糊、綿軟的世界」是什麼意思。《戴眼鏡的女孩》中卡特琳所回憶起的，已是三十年前居住在巴黎的童年往事，而巴黎與兒時恰巧是默迪阿諾書寫的靈感源頭。小說家如何把「強烈的兒時記憶」以「一個有點模糊、綿軟的世界」呈現呢？另外，這個「有點模糊、綿軟的世界」是不是與桑貝口中的「默迪阿諾比較精確……」這個說法相違背呢？

首先我們來看桑貝在文中的插畫。比對《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桑

---

étaient si fortes que, depuis, je n'ai jamais cessé d'explorer les « mystères de Paris » », in Patrick Modiano,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2015), 23-24.

<sup>57</sup> « A propos de Catherine Certitude », in- Maryline Heck et Raphaëlle Guidée (dir.),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L'Herne, 2012), 47.

<sup>58</sup> Donadille, *art. cit.*, « Chez Sempé, comme chez Modiano, les impressions dominantes sont de mélancolie, sur fond de transitoire des situations, de fuite inexorable du temps et d'effacement des traces de toutes choses et de toutes vies » (2012), 333.

<sup>59</sup> « C'est Patrick, en revanche, qui voulait que Catherine vive à cause de sa myopie dans un monde un peu flou, cotonneux », in *Patrick Modiano*, 47.

貝畫卡特琳父親在巴黎及紐約的工作室，我們可以感受到桑貝對自己的畫風描述是貼切的。在兩張圖中，首先感受到的是大都市高樓林立、紛擾的氛圍。在兩張圖中，有同樣名字的旅館，不過因為法文與英文的詞序不同，一個寫的是 HOTEL GLORIA 而另一個則是 GLORIA HOTEL。旅館名下方的字也能幫我們界定國度：«EAU ET GAZ A TOUS LES ETAGES»（法文：各樓層皆有水及瓦斯），另一張圖則是«CLIMATISED»（英文：空調）。大樓的樣式在兩地各有不同，在巴黎的頂樓依稀可見複折屋頂及煙囪；而紐約的建築是擎天高樓，頂樓上則有筒狀，類似在台灣頂樓可見到的水塔的裝置。兩張圖中，父親的工作室都被林立的高樓包圍著。我們只看到工作室名稱的前半，也就是父親合夥人的姓，而父親的姓都只剩下前面四個字母。彷彿配合小說情節，點出了父親這個異鄉人、從事著不可明說的工作，不管在哪個城市生活，都無法很大方地以真實姓氏示人。

桑貝的圖並無法讓人一眼看出到底畫的是哪個城市，只能說一個是在法語區的大都市，另一個則是在英語系國度的城市。繪畫的張力來自桑貝所營造的大都會的氛圍。那麼默迪阿諾如何建構《戴眼鏡的女孩》一書中的世界？據桑貝的說法，默迪阿諾小說的描寫是「精確的」，如果是「精確的」又怎麼能同時是「模糊、綿軟的」如默迪阿諾想營造的氛圍？從下面的例子，我們可窺見端倪。

卡特琳跟父親住在位於高城街（rue d'Hauteville）的轉運行樓上，她的小學在附近的小旅館街（rue des Petits-Hôtels）上。藉著今日網路的便利，我們查到在小旅館街上確實有一間學校。從轉運行到學校約一公里的路程，符合小學生步行能負荷的距離，這是默迪阿諾的「精確」之處。然而，小旅館街上的學校是 1857 年時，吉事丹·勒吉安（Justin Lequien）所創立一間的藝術學校，<sup>60</sup>今日為普通中學，卻不是一間小學。這是默氏書寫手法中一個精確卻沒有聚焦的例子，好比眼鏡近視度數足了，卻忽略

---

<sup>60</sup> [https://fr.wikipedia.org/wiki/Rue\\_des\\_Petits-H%C3%B4tels](https://fr.wikipedia.org/wiki/Rue_des_Petits-H%C3%B4tels)  
[https://www.ac-paris.fr/serail/jcms/ser2\\_332337/horaires-acces?cid=ser2\\_320651](https://www.ac-paris.fr/serail/jcms/ser2_332337/horaires-acces?cid=ser2_320651)

了散光的問題一般。

配合桑貝的插畫，全書中比較引人注目的一個地點，應該是卡特琳舞蹈班的朋友歐荻樂的父母在巴黎近郊諾伊利（Neuilly）的家。諾伊利這個地名在後來出版的《陌生女子們》又再出現，<sup>61</sup>書中的描寫可以幫我們更了解這個地區。文中描寫主角在清晨聽到馬蹄踏街而來，她疑惑著為何有一群馬出現在巴黎的清晨，於是咖啡店的老板向她解釋這些馬從諾伊利沿著大道一路前來：「一些人們想從騎馬場擺脫的馬匹。一些看過漂亮的地區及有錢人家的馬。」<sup>62</sup>歐荻樂一家就住在這富裕漂亮的地區。「多本讀者」能將閱讀經驗串連，認出某些地點反覆出現，傳達同一概念。比如：諾伊利是一個富裕的區，富裕闊綽的人在默迪阿諾的小說中常與一些曖昧不明的活動及交易有關。這個意象的詮釋源自默迪阿諾早期的小說，描寫二戰時期的媾合份子尋歡宴樂的場景。

掌握作者書寫底蘊就不難理解《戴眼鏡的女孩》一書描寫，卡特琳父女參加完住在諾伊利的歐荻樂一家的春酒宴會之後，這家人就人間蒸發了，甚至連電話簿上歐荻樂一家的地址都直接被跳號。<sup>63</sup>這樣地突然搬家，之後又完全找不到人，想必是歐荻樂一家刻意隱姓埋名，暗示這家人有著可疑、不可告人之處。空白、疑團待解，是默迪阿諾的書寫反覆的主題，也是他創作的動力來源。即使卡特琳早已離開法國多年，可是巴黎的過往仍歷歷在目。這個城市出現在所有默迪阿諾的書中，不停地被建構、拆解、再建構……。<sup>64</sup>「憶起，然後書寫。重建記憶，這將是從今爾後的

---

<sup>61</sup> Patrick Modiano, *Des inconnues* (Paris: Gallimard, 1999). 該書於 2000 年由皇冠出版中文版，譯名為《三個陌生女子》。

<sup>62</sup> Patrick Modiano, *Des inconnues*, 116.

<sup>63</sup> « [...] et le 21 boulevard de la Saussaye n'était pas mentionné. On passait directement du 19 au 23 », *Catherine Certitude*, 71. 「梭撒伊大道 21 號並未被提及。而直接從 19 號跳到 23 號。」

<sup>64</sup> Béatrice Commengé, « Le Paris de Patrick Modiano se trouve dans chacun de ses romans, sans cesse composé, décomposé, recomposé » (2015), 10.



任務，就在此地，在巴黎」，<sup>65</sup>這是 Commengé 對默迪阿諾書寫的註解。也符合小說家自己在斯德歌爾摩的得獎演說的自白。

## 結論

隨著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默迪阿諾的作品更受到注目，時報出版社在 2015 年一月出版了《戴眼鏡的女孩》諾貝爾文學獎修訂新版。此外林韋君在 2017 年發表的文章，也分享她把《戴眼鏡的女孩》納入「閱讀指導課」的經驗。她認為當代文本「文字方面兼具生活化與現代性的特色，題材上貼近現代人的生活面貌，同學容易與自身的生活連結」。<sup>66</sup>確實，她的學生分享的讀後感想呼應了課程設想。有學生提到該書「天真、童稚的想法」讓她想起自己的童年，也有學生則把文中人物戴眼鏡的情況與自身的經驗作聯結。學生認為閱讀該書可增進法文字彙及了解法國日常生活……。<sup>67</sup> 透由這些學生的感想，可看出，著眼於法語教學的立場，選讀該書是一個很成功的嘗試。

這些閱讀課的學生應屬於 Cooke 所定義的「單本讀者」，即是初次閱讀默迪阿諾的作品，尚未理解作者書寫的脈絡，而試圖以自身的經歷了解文意。以此觀點《戴眼鏡的女孩》提供學習法語的學生一個階段性學習文本。不過，《戴眼鏡的女孩》並不侷限於青少年初階閱讀文本。閱讀本來就有層次，如同風行全球的《小王子》一書，可以被當成童書閱讀，卻富含了人世哲理。誠然，默迪阿諾的書寫關懷與《小王子》一書的出發點不同。然而，藉由《戴眼鏡的女孩》入門，「單本讀者」可以更深入了解一位諾貝爾文學家創作的執念及其多面向的嚐試。

---

<sup>65</sup> Béatrice Commengé, « Se souvenir – et puis écrire. Recomposer les souvenirs. Telle serait désormais la mission, ici, à Paris » (2015), 64.

<sup>66</sup> 林韋君，〈當代文學文本於法語教學之運用——以「閱讀指導課」為例〉，《語文與國際研究》期 18（2017 年 12 月），頁 21。

<sup>67</sup> 林韋君，〈當代文學文本於法語教學之運用——以「閱讀指導課」為例〉，頁 34-35。

縱觀《戴眼鏡的女孩》一書，默迪阿諾成功地把桑貝指定的元素融入自己的小說世界。就「多本讀者」而言，原本閱讀該書而產生的疑問多在桑貝訪談一文中得到解答。這是默迪阿諾第一次以女性為主述者，該書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也許也因此埋下默迪阿諾之後以女性為主述者如《陌生女子們》及《小寶珠》等創作的契機。<sup>68</sup>

---

<sup>68</sup> Patrick Modiano, *La Petite Bijou* (Paris: Gallimard, 2001).

## 徵引文獻

林韋君。〈當代文學文本於法語教學之運用：以「閱讀指導課」為例〉。《語文與國際研究》期 18（2017 年 12 月），頁 21-40。

派屈克·蒙迪安諾著，邱瑞鑾譯。《戴眼鏡的女孩》。臺北：時報出版社。1995 年。

Roland, Barthes. *La Chambre claire*. Paris: Editions de l'Etoile, Gallimard, Le Seuil. 1980.

Cooke, Dervila. *Present Pasts: Patrick Modiano's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s*. Amsterdam: Rodopi, 2005.

Cosnard, Denis. *Dans la peau de Patrick Modiano*. Paris: Fayard, 2010.

Demeyere, Annie. *Portraits de l'artiste dans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2003.

Donadille, Christian. « Patrick Modiano et la littérature d'enfance : l'autre côté du miroir » in John E. Flower (dir.). *Patrick Modiano*. Amsterdam: Rodopi, 2007.

———. «Entre chien et loup: Incertitude de l'apparence et écriture du silence dans les œuvres illustrées et les images textuelles de Patrick Modiano» in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Vol. 23, Novembre 2012.

Genette, Gérard. *Palimpsestes*. Paris: Seuil, 1982.

Grenaudier-Llijn, France. *La part du féminin dans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Paris: L'Harmattan, 2017.

Heck, Maryline et Guidée Raphaëlle.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L'Herne, 2012.

Julien, Anne-Yvonne (dir.). *Modiano ou les intermittences de la mémoire*. Paris: Hermann, 2010.

Laurent, Thierry. *L'œuvre de Patrick Modiano: une autofiction*. Lyon: PUL, 1997.

- Lejeune, Philippe.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75.
- Modiano, Patrick. *La Place de l'étoile*. Paris: Gallimard, 1968.
- . *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 Paris: Gallimard, 1972.
- . *Livret de famille*. Paris: Gallimard, 1977.
- . *Remise de peine*. Paris: Seuil, 1988.
- . *Catherine Certitude*. Paris: Gallimard, 1990 [1988].
- . *Dora Bruder*. Paris: Gallimard, 1997.
- . *Des inconnues*. Paris: Gallimard, 1999.
- . *Discours à l'Académie suédoise*. Paris: Gallimard, 2015 [2014].
- Roche, Anne. « Albums pour la jeunesse (perdue) » in *Patrick Modiano*. Paris : Europe, 2015.
- Roche, Roger-Yves. *Lectures de Modiano*. Nantes: Cécile Defaut, 2009.
- Rochebrune, Renaud de et Hazera Jean-Claude. *Les patrons sous l'Occupation*. Paris: Odile Jacob, 1995.
- Saint Pol, Marcel (dir.). *Patrick Modiano*. Paris: Europe, 2015.
- Schlesser, Gilles. *Paris dans les pas de Patrick Modiano*. Paris: Parigramme, 2019.
- Souvay, François. « Le ciné-roman familial de Modiano » in *Patrick Modiano*. Paris: Europe, 2015.

## Palimpsest writing in *Catherine Certitude*

Tai-yin Lin\*

### Abstract

*Catherine Certitude* is the only work of Modiano in the youth collection.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by general readers, but few specialists talk about this book. The book is composed by the biographème of the narrator, like a childhood life in Paris, an absent mother and the complex transactions of the father... These stadium rouse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Catherine Certitude* and all the other works from Modiano. If Modiano's previous works are regarded as a hypotext, *Catherine Certitude* – as defined by Genette – considered as the hypertext, shows transformations. For example : the narrator is a woman and she gets on well with her parents... These transformations seem to break the “autofiction pact” established with readers in the past an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multiple-text readers.

In fact, this research is motivated by Sempé's retrospect on *Catherine Certitude* (Cahier Modiano: L'Herne 2012). According to the illustor, the prototype of Catherine is his own daughter. Since we know the transformations in this book comes from Sempé's idea, *Catherine Certitude* is like an exercise in style for Modiano. 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ypotext and the hypertext and recongnize his writing in palimpsest. Besides, will this book influence the later work of Modiano?

**Keywords:** Patrick Modiano, Jean-Jacques Sempé, *Catherine Certitude*, palimpsest, autofiction

---

\* Professeur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French,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Received January 14, 2019; last revised July 27, 2020; accepted July 31, 2020